

舊金山

美国万里行

紐約

華盛頓





美國万里行

世 界 知 識 社

1956 年 · 北京

美國万里行

*

世界知識社編輯、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7\frac{1}{2}$ ·插頁2·字數173,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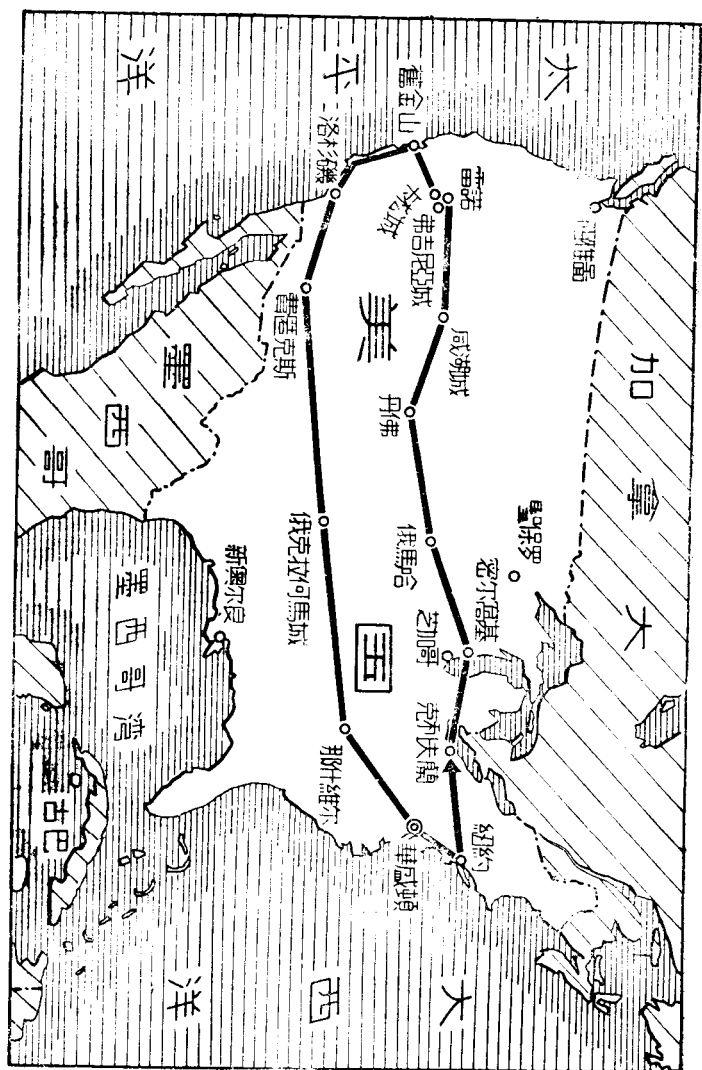
印數1—14,000 定价(7) 0.70元

統一書号3003·245

編者說明

1955年11—12月，以苏联“真理报”特派記者波列沃伊为首的苏联新聞工作者七人代表团在美國旅行了三十三天，參觀了許多地方，會見了各階層的美國人民。他們回國后分別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記敘他們的觀感。我們从这些文章中選譯了一部分，編成本書，其中包括选自“真理报”的四篇，“消息报”的四篇、“新时代”一篇、“文学报”六篇、“火星”五篇、“共青团真理报”一篇，以及代表团團長的聲明一篇。本書所選各文，一般是按照旅行的路綫順序排列的。

CAB29/15



統一書号: 3003·245

定 价: 0.70元

目 錄

橫渡大西洋	格里巴卓夫	1
从海洋到海洋	波列沃依	7
穿越美國一萬公里	別列日科夫	14
城市与道路	波尔托拉茨基	49
錢的世界——紐約	阿茹白	55
在摩天楼叢中	格里巴卓夫	63
克利夫蘭的对照	格里巴卓夫	69
在大湖区	格里巴卓夫	77
犹他州的白百合	格里巴卓夫	85
去薩克拉門托的路上	索弗洛諾夫	94
生財有道	波尔托拉茨基	107
美國的中等人家	波尔托拉茨基	113
七条綫路	索弗洛諾夫	120
难忘的会見	格里巴卓夫	139
偵探小說	索弗洛諾夫	146
好萊塢打开了門	索弗洛諾夫	168
在炎熱的亞利桑那州	索弗洛諾夫	188
亞利桑那州的農場主	波列沃依	213
会見哈雅瓦特的后裔	波尔托拉茨基	217
美國都市見聞	波列沃依	223
坦率的談話	波列沃依	228
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團長波列沃依		
关于訪問美國的声明		233

橫 渡 大 西 洋

——美國和美國人——

格里巴卓夫

十月十日中午我們在哈佛尔[⊖]下火車的時候，一个个都被烟燻黑了，滿身煤灰。巴黎落在藍紫色的飛烟里，綠色的电报綫、綠色的絕緣器、用帶刺和不帶刺的鉄絲網攔起來的秋天的原野、三座石箭般聳入云霄的盧昂教堂，連同塞納河碼頭上林立的起重機都從窗口閃過去了。起重機的活动臂高舉着，一動不動，使人聯想到舉着要求增加工資的工人們的手臂。窗外圓圓的小山崗和小樹林，這景色使人想起莫斯科南郊和斯摩稜斯克，只是那突然奔到鉄道旁邊的白樺樹樹幹黑些，皺紋多些，像是被強烈的陽光晒黑了，老得快些似的……哈佛尔沐浴在陽光和秋天的黃沙里，遠遠可以望見城郊白色的峭壁上殘留的碉堡——這就是希特勒所謂“大西洋壁壘”的遺跡。西邊，一道黑色的防水堤後面，薄霧般蔚藍色的英吉利海峽與天色匯成一片，海上送來陣陣涼意和水草的气息……

要和歐洲大陸告別了。我們並沒有指望像十八世紀送幻想家們周遊各大洋那樣，鳴炮歡送我們，也沒有指望有人在空中揮舞帽子和小頭巾，因為我們的親友們都留在符努科夫斯基機場上了。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感到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事

⊖ 哈佛尔——法國海港。

實上更平常了：我們穿過一扇門，朝另一扇門走了几步就已經上了“法蘭西島”號海船。其他旅客也不比我們走運，一千多人去美國，送行的却只寥寥十餘人。最幸運的要算那五位修女——三位在上甲板上，兩位在下面碼頭上，她們一直到拖輪已經把“法蘭西島”號海船拖上航道的時候，還在畫十字彼此祝福。這使我們清晰地回想起馬雅可夫斯基^①！……

海船無聲的疾駛着，我們好像覺得碼頭上的建築物，哈佛爾的一片屋頂，帆船的桅桿，法國峻峭的、黃金色的海岸，都漸漸地沉到海里去了。在水面上堅持最久的是城里教堂的鐘樓和海岬上的燈塔，它們好像在彼此競賽看誰不沉似的。還是鐘樓先消失了，因為它比較矮。

船尾上掀起的一條水道有汽車路那樣寬，一大羣海鷗像灰色的飛絮似的，在水面上兜圈子。就在這個時候，形象一些說吧，我們通過美國公民，新聞通訊社代表雅洛斯拉夫·基什和美國進行了第一次接觸。雅洛斯拉夫·基什和我們一起看了一會兒飛舞着的海鷗和船上兩只大扁煙囪里冒出來的團團青煙，然後他作了自我介紹，接着說：

“看到蘇聯新聞工作者我很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們兩國之間的关系好轉了。”

我們也用同樣的話回答了他。過了十來分鐘，又有一個美國人走到我們面前來，他措詞非常謹慎地把“冷戰”罵了一通，又用同樣謹慎的詞句感謝上帝賜予“日內瓦精神”。我們對他的謹慎小心表示驚異，他笑着說：

“一下子還改不掉……你們有位作家寫過一個人物，請天的時候，也總帶着雨傘^②，是嗎？小伙子很可笑！……我們美國人

① 馬雅可夫斯基曾寫短詩“六個修女”。

② 指契訶夫短篇小說“套中人”。

已經把傘收起來，相信好的預測了……”

以後我們屢次証實他的話有許多對的地方。現在的確是在“收傘”了，和平也成了共同的願望。尽管如此，美國對我們的了解還是很少的，而且有相當一部分美國報刊直到現在，說得客氣些，並不急于幫助他們。這一點我們也是第一天就看到了。

有人俏皮地說海洋的水太多，洋面太廣。而且事實上二十世紀雖然絕不是航海萌芽期，可是海路上難得遇到船隻。傍晚我們看到第一隻船：那是在英國南部南安普敦附近的海面上，一隻船向“法蘭西島”號海船靠過來，往我們船上裝了些旅客和三四輛小汽車。我們從高處望着那隻船的煙囪，它像一座小火山的噴火口似地吐着火苗，冒出一團團棕黃色的煙。

一個鐘頭以後，我們又重新到了海上。海上黑沉沉的，天空也是漆黑一片。起初，我們看了意大利影片“多可惜，你是廢物！”後來又到休息室喝果子汁，借以排除無聊的感覺。在休息室我們和一位從佛羅里達來的美國婦女交談起來，她是小兒科醫師。她想猜猜瓦林津·別列日科夫是哪國人。

“是法國人？”

“不是。”

“德國人？”

“不是。”

“挪威人？”

“不是。”

“真是個猜不透的人，簡直是個謎……您到底是哪國人呢？”

“蘇聯人……而且是幾天前才離開莫斯科的。”

那位美國婦女驚叫起來：

“您怎麼會從那兒掙脫出來的？”

後來，她自己也覺得所提的問題好笑。她對我們一點也不

害怕了，在紐約，去佛罗里达之前，她还往旅館給我們來電話，祝我們旅途平安，可是對我們的生活，她是絲毫也不了解的。這樣的人難道只有她一個么？有些美國人，甚至是一些有學識的美國人，看見我們和普通人一樣笑，說笑話，看到我們喝酒，都非常驚訝。我們的工人領工資，我們的青年人也旅行，莫斯科有出租的汽車，我們的孩子們不住校，而是住在家里，我們的婦女很時髦，也留各式各樣的頭髮……這些都使他們覺得詫異。我們很有禮貌地認真解答了這些問題。可笑的不是這些正直、真誠的美國人，倒是那幫非常愚蠢的人，他們為迎合戰爭歇斯底里，編制了關於蘇聯的無稽之談。

我們一天天地向美國海岸駛去，和美國旅客的接觸也一天比一天廣泛了。和我們一起吃過飯的一位波士頓商人要我們不要過份責罵美國，因為美國也有不少好的地方。紐約樂團第一提琴手非常想聽基里利斯演奏，他並且把樂團在歐洲巡迴演出的節目單給我們看，上面有柴可夫斯基、普羅克菲耶夫和蕭斯塔科維奇的作品。作修理舊機床生意的商人卡羅科別茨基對我們的貿易制度很感興趣。金斯伯利·斯密茲^①曾和赫斯特^②一起訪問過莫斯科。他請我們去過他那里，後來又到我們這兒來作客，他建議我們在美國應該看些什麼，並答應組織一次和著名新聞出版工作者的會見，後來他也履行了諾言。和我們同行的還有一批去加拿大的法國記者，頭等艙主任為我們舉行了一次宴會，我們在宴會上進行了友誼的交談。船長還帶我們看了司令台和操縱輪船的儀器，並且允許我們參觀了機器間，那里簡直像一個相當大的工廠。

在大西洋上逞威的風暴多少縮短了這些無休止的交談和會

① 金斯伯利·斯密茲——美聯社歐洲分社社長。

② 赫斯特·朗多里夫——美國報業壟斷家之一。

晤。狂風卷着巨浪，掀起一片一片的泡沫。“法蘭西島”号海船在大洋上左右前后地晃着，躺在架床上的旅客，脚总是一会儿就高过头去許多。艙外一片喧嘩，夾着浪頭拍擊的聲音，風暴在尽情地呼嘯，正是它給美國大西洋沿岸帶來多少災害。我們也并不是平安無事地就過去了。浪頭擊碎了頭等艙餐廳玻璃，還傷了幾個人。我們這只船雖然能載三四十只哥倫布的小帆船，可是它还是在海洋上狠狠地顛簸了差不多兩晝夜。大家对震蕩的感受不同，不过一致認為不搖晃好。我們對一位團員的話都有同感，他說：

“在這種情況下，我是說什麼也發現不了美國的！……”

可是，只過了一晝夜，大家就已經習慣于船的晃動，覺得自己精神好多了。海洋依旧在尽情的翻騰，旅客們在走廊上、甲板上用腳畫着8字，在餐廳里把湯潑到上衣的衣襟上，尽管如此，接觸又恢復了。一羣很可愛、很害羞的墨西哥女大學生要求我們在吉他的伴奏下唱俄羅斯和墨西哥的歌曲。雅洛斯拉夫·基什說，如果我們能去訪問他的通訊社，他很高興。卡羅科別茨基請我們去作客，紐約樂團第一提琴手邀我們听音樂會。這樣一來，即使撇開國務院為我們排定的日程，我們也可以把自己當作美國的客人了……

十月十一日早晨，大家都整理箱子，留新認識的朋友們的地址。我們也收拾東西，把地址記下。海洋依旧像常寫生活細節的作家的小說似的灰沉沉的。十一點的時候，海面上飄揚起一面面插在浮標上的星條旗。“法蘭西島”号海船沿着浮動的小燈塔駛去，每座燈塔上的小鐘搖晃得叮咣作響，這使人連想到外省一座虔誠的小城的早晨。十二點的時候，右邊海面上出現了一長列工廠建築和樓房。

“康尼島，”有人向我們解釋說。“是紐約人禮拜天休息的地

方……逢禮拜都擠在沙灘上曬太陽……”

後來，我們終於辨認出前面的自由神像，和远处隱沒在干燥的灰色的霧氣中的摩天樓的輪廓。照相機事先就打開了，黑白和彩色的膠卷也檢查過了。可是我們沒照成。我們被從甲板上叫下去驗證件。於是我們看到的不是自由神像，而是驗護照的移民局官員們的面孔。船駛入港口的時候，舉行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紐約一些大報紙的採訪記者希望知道我們的健康狀況，我們的計劃，甚至希望知道我們對還不曾看到過的美國的觀感。其中有一位，看樣子文章寫了不少，東西卻讀得不多。他問我們為什麼賣武器給埃及。我們不得不解釋一番，說賣武器的不是我們，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獨立國，這是純粹商務交易，沒有任何政治的或其他的條件。當然，為禮貌起見，我們也反問他：美國不把武器賣給別人么？隨後一陣沉默，我們借機會彼此敬了香煙，然後，有位美國人建議說：

“咱們別談這些吧……”

接着是一連串的笑臉和攝影記者接二連三的鎂光燈的閃光，這已經可以說，我們到美國了。我們在馬雅可夫斯基當年住過的“華道爾夫·阿斯托里亞”大旅館匆忙地洗了澡，換了衣服，就趕緊去“紐約時報”編輯部。這真是不折不扣的“一下船就去上舞會。”^①

曹蘇齡譯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蘇聯文學報

① 借用普希金著“叶甫根尼·奧涅金”一行詩句。

从海洋到海洋

波列沃依

橫渡大西洋的定期郵船“法蘭西島”號駛向了紐約港。在那淡紫色的、永遠也散不尽的烟靄中，一座巨大的城市仿佛透過一層淺藍色的玻璃，隱隱約約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它的那些摩天大樓，使我們想起了水晶體的結核晶簇。我們也不由自主地想道：“我們這一羣蘇聯的新聞記者，在這裡，在這對我們大多數人說來都是不可思議的大陸上，我們將看見些什麼呢？這裡的美國人，他們在自己的家裡生活得怎樣？美國會如何來接待我們？”

我們並不是一羣不速之客。從一月份起，我們就一直盼望着美國的入境簽證，盼了九個月，才終於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入境許可和一張規定我們在美國的行程的地圖。當我們還沒有下船的時候，我們就對一些採訪記者表示：我們到這裡來，是要看一看美國人民引以自豪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代表美國國務院前來迎接我們的人員中，有一位佛蘭克·克魯克亨先生也向我們表示說，他們將盡量設法滿足我們的這個願望。現在，我們可以說他是沒有食言的。

我們在美國乘坐飛機、火車、公共汽車和小汽車作了許多有趣的旅行。我們曾經兩次採取不同的路線橫越過這片國土——從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又從太平洋岸回到大西洋岸。美國有許多城市和整個地區都是不讓蘇聯人進去的。我們也並不要求進入那些地區，不過在紐約、克利夫蘭、鹹湖城、薩克拉門托、

旧金山、洛杉磯、費匿克斯和華盛頓这样一些對我們開放的城市里，我們還是看得相當仔細的，雖然這些城市也只有個別地區才允許我們走馬看花地去溜一溜彎。

我們覺得，我們沒有任何一刻曾經感覺到自己就像那發現了從未見過的新大陸的哥倫布那樣。我們蘇聯人所知道的美國以及美國人的情況，要比美國人所知道我們的多得多。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感謝那些優秀的美國古典作家和現代作家——費尼莫爾·古柏、馬克·吐溫、比却爾·史陶、西奧多爾·德萊塞、霍華德·法斯特、恩斯特·漢明威、威廉·福克涅爾、辛克萊·劉易士、艾爾斯金·科爾戴爾等人，我們曾經大量出版過，而且現在也還在大量出版着他們的作品。當我們對美國的記者們說起千百萬冊美國優秀作家的作品的時候，甚至他們之中最熟悉和最了解我們的人也詫異地望着我們：得了吧，這真是可能的嗎？我們不是在進行“冷戰”么？的確，我們出版了許多美國優秀的作品，上演過許多美國優秀的劇本，這就是我們現時偉大的優越性所在。我們還沒有來到美國以前，就已經對它有所認識了；我們了解美國的人民，並且尊敬他們。

而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平常的、引人注意和有趣的。人們雖然對美國工程師宏圖大略的技術思想已素有所知了，但是如果沒有身臨其境地去看一看，也是很難想像到一百零二層的“帝國大廈”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座大廈是那樣的高，以致你站在它的上面，就會覺得它在被風吹得輕輕擺動。或許有人要說，修這樣高的房屋有什麼必要呢？他們甚至會從邏輯上來證明現代化的城市未見得需要把樓修得這樣高。但是不管怎樣，我們對於設計者們的胆略和工人們技藝的高超，却是不能不欽佩的。比方說那座林肯隧道，就是一條從哈得遜河下面穿過的、規模巨大的地道，汽車的洪流就像機械化大谷倉里的谷物一樣

地在隧道里流动着。还有那座仿佛用鋼帶子編成的大鉄桥，橫跨在寬达數公里的旧金山海灣上，把旧金山和奧克蘭兩座城市連接了起來。落机山中的那許多巨大的銅礦，都在用露天采掘法开采着礦石，这里的开采工作把三座大山連成了一个龐大的采掘場。克利夫蘭附近的福特实验工厂，它的各个制造八个汽缸的發動机的車間中，几乎看不見一个工人！只有我們苏联人，我們这些从具有最大胆的技術思想的國度里來的、从正在進行着巨大建設工程而在技術進步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着的國度里來的人，才会真正認識到这些設施的全部規模。

我們怀着極大的兴趣考察了在美國領土上縱橫交織着的各种道路，看到了那条將要穿越整个北美大陸、經過加拿大把美國北部和墨西哥連接起來的新汽車路的第一期工程。我們这些从不久前还是非常缺少道路而現在已不再是小手小脚地進行筑路工作的國度里來的人，自然十分高兴看到美國道路網的这种良好狀況，看到他們道路建設的快速發展，以及修建汽車路方面的大胆的試驗——他們把汽車路修在高高的鋼骨水泥的台架上，使汽車从城市的上空越过，以免妨碍地面正常的交通。

我們曾經到过亞利桑那的一些先進的農場和畜牧場，在那里了解到美國農民、棉花种植者、菜園主和牧場經營者的許多良好的經驗。我們跟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友誼的談話，在这些談話中，他們首先對我們農業科学中以及農業机器制造業中先進的事物和我國牲畜飼養家与農藝家們的米丘林的試驗感到兴趣。这些善良而好客的美國人与我們所進行的談話是極有風趣的，在談話的过程中，我們与交談者双方都經常得出这样一种共同的結論，即如果我們能够經常互派一些農業代表团來成功地交換彼此的經驗，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在我們所到的每一个城市里，我們都要去看一看那里的博

物館、美術陈列室，或者听一听交响乐的演奏，如果他们不禁止我們这样的话。这件事情使那些陪同我們一道游覽的美國記者們也感到異常驚奇。他們不明白我們为什么要这样“花時間”去欣赏拉斐尔·林布蘭特和万霍格的珍藏画以及罗丹和布尔德尔的雕刻，或者去听巴哈、貝多芬和赫尔斯孜的音乐。而我們这些來自柴可夫斯基、列賓、安托科尔斯基的國度，來自偉大音乐家和先進藝術家的國度的人，却高兴看到華盛頓、紐約和旧金山那些唯一保存着的画幅，并且乐于听到華盛頓的巴哈作品的演奏或者鹹湖城的奇特的低声音乐。

不过，使我們感到最滿意和最快乐的事情，却是与那些真正的美國人的会見，这些会見是非常美滿的。我們曾經跟許多社会地位不同、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各異的美國人交談过各种問題。

这些談話，甚至有的是在華爾街美國最大的一家代理行的总裁办公室中、也有的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所長的会客室中進行的，这个交易所本身便使我們接触到了資本主义的許多秘奧，我們在那里就像处在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荒唐世界中一样，看到了那种給一部分人帶來驚人的利潤而給另一部分人帶來破產的大量財富轉移的过程。我們在克利夫蘭金融界的一个大富翁賽魯斯·伊东的家里消磨了一个有意义的晚上，这位大富翁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遠見而又干練的人，能够在自己的許多公司和企業上看出比眼前更長远得多的利益。此外，我們也在克利夫蘭的一个汽車司机的小屋子里度过了一个傍晚，不过这次我們是偶然闖到他那里去的。我們到处都受到热情而周到的接待。他們是那样坦率地——至少我們感覺到是这样——跟我們談起他們的生活，讓我們參觀他們的住所，把他們的理想和計劃告訴我們，并且也談到了戰爭与和平的問題。这一切，使我此刻回到自己的房間里以后，还想在这第一封信里，对这些接待过我